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约会书本

阿滢◎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121

约会书本

阿滢◎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约会书本 / 阿滢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3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ISBN 978-7-5439-6524-9

I. ①约… II. ①阿…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5439 号

责任编辑: 祝静怡 王茗斐

封面设计: 马 可

丛 书 名: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主 编: 徐 雁 宋旅黄 王宗义

书 名: 约会书本

作 者: 阿 滢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12 000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524-9

定 价: 25.00 元

<http://www.sstlp.com>

读书成就了我的精彩人生(代序)

◎ 阿滢

我的工作经历比较复杂，最早参加工作是做教师，后来到企业当秘书，还曾当过厂长；以后下海做过几年图书生意；2005年与朋友在海南成立了东坡农场种植橡胶；自2005年至今一直担任新泰市法院人民陪审员；先后主编《农场科技导刊》《泰山周刊》《泰山书院》《新泰文史》等报刊。我曾戏言：“当过教师，做过秘书，干过厂长，开过书店，搞过农场，审过案件，出书办报，人称总编。”这些年来，唯有淘书、藏书、读书、写书、办刊、旅游、写博没有改变，且形成了我的生活轨迹。

父亲培养了我读书、藏书的兴趣

能够走上写作这条道路，还要感谢我的父亲。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校长的父亲

送给我一本书——《战地红缨》，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小说，尽管书里的文字认不全，但读完第一章，就被书里的故事牢牢地吸引了，我发现了除电影和小画书之外的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或许我的读书兴趣就是从读了这本书培养起来的。

上中学后，陆续读了《渔岛怒潮》《煤城怒火》《大刀记》《西沙儿女》《沸腾的群山》《烈火金刚》等长篇小说。后来阅读面越来越广，对书的渴求越来越大，但那个时候书又少得可怜，因而读书没有选择，见到什么读什么。只要借到书，就废寝忘食，直读得如醉如痴，每每被书中的故事所感动，或兴高采烈，或悲痛欲绝。

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但爱书人对书大都有一种占有欲，千方百计把心仪之书买到手，才能读得踏实。于是我奔波于北京潘家园、报国寺，济南中山公园，天津、海口、西安、郑州、太原、扬州、连云港等地旧书店淘书。随着这种欲望的增长，我的书架乃至书房也在不断扩展，为了存放我的藏书先后搬了几次家，直到现在房间里矗立了十二个两米四高的书架。即便书架多了，但仍有些书仍然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像冷宫里的妃子委屈于墙角、阳台，尽管偶有冷落，但并不会失宠，说不定哪一夜，它又会回到枕边侍寝。幸而有家人的支持，而不至于因藏书逐步蚕食室内有限的空间受到责备。对这些书我也充满了感激，是它们伴我度过了

最艰难的时光，使我逐步成熟。

经常有人问我有多少藏书，我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我从来没有去清点过，也没有时间去清点，而且书每天都在增加，数字更不好统计。藏书主要是文史哲类，没有所谓的孤本、珍本，都是自己喜欢读的书以及常用的工具书，我买书不是为了藏，而是为了阅读和查找资料。在我眼里这些书都是“珍本”。2001年，我荣获山东省“十大青年藏书家”称号。

随着藏书逐渐增多，也附庸风雅地取了室名“秋缘斋”，并请丰一吟先生题写了斋名。秋缘斋的藏书有几个特色，一是地方史料的收藏。本市编印的各类地方史料书籍基本都有收藏，因而，许多单位编写志书都到秋缘斋查找资料。二是族谱收藏。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研究族谱，并撰写了大量的有关族谱研究的理论文章，现在本市许多家族续谱前都会慕名到秋缘斋求教。三是张炜著作版本收藏。至今秋缘斋已藏张炜著作版本二百余种。张炜在我所藏的他出版的第一部书《芦青河告诉我》上题道：“阿滢是写作者永恒的鉴定。”四是作家签名本。秋缘斋有两个书架是作家签名本专架，有一千余册。这些签名本有袁鹰、谷林、文洁若、姜德明等老作家的，有张炜、张海迪、彭国梁、伍立杨等中年作家的，有朱金顺、陈子善、马旷源、徐雁等学者的，有罗文华、程绍国、薛原、王国华等媒体人的，有

俞晓群、龚明德、王稼句等出版家的……

藏书而不知读，犹弗藏也。每次淘书归来，必先擦拭书上的灰尘，抚平内页的皱褶，大体翻阅后分类放置，有些书作为资料备查，有些书就会连夜通读。叶灵凤说：“藏书家不难得，难得的是藏而能读。藏书而又能读书，则自然将心爱的书当做自己的性命，甚至重视得超过自己的性命。”藏书名家黄裳、姜德明、龚明德、陈子善、徐雁等，既是藏书家，又是作家、学者。淘书、藏书、读书、编书、写书构成了他们完美的人生。他们既是我的精神导师，也是我生活中的朋友，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时时激励着我，使我不敢懈怠，几十年来，一直读写不辍。

写作，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

我读书并不为了写作而读，完全是兴趣使然，只是按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读书，因而读书较杂，每有所得，信手成文，集腋成裘，慢慢就积累了一些文字。我的写作无论是书话，还是旅游散文都是以书为主线展开的。有人说：“不读书，毋宁死！”我亦有同感。即使在出差途中也要随身携带一本书，我无法想象没有书的日子会怎样。

自认为，写作者一定要有很大的阅读量，一位不读

书的作者，仅凭着才气写作，可能会取得一时的荣耀，是不会持久的。

买而藏，藏而读，读而写，顺理成章地融入我的生活。近年来，我以写散文随笔为主，主要从事旅游散文和书话的创作。我出版的书由旅游行记、人物散文、读书随笔所组成，是我的交游、生活、阅读及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是由实际行旅与精神行旅组成的文化笔记。我的散文随笔的行文风格注重朴实、流畅，作文不会使用华丽的辞藻去渲染，不做高头讲章、故作高深类文字。我陆续在一些报刊开设了专栏，先后出版了《书缘》《寻找精神家园》《秋缘斋书事》《那一树藤萝花》《秋缘斋读书记》等散文随笔集。

关于《秋缘斋书事》系列，本是无心插柳。开始只是记了书账，后来逐渐增加了与各地书友交流的信息，以《秋缘斋书事》为题发到天涯社区“闲闲书话”上连载。受到网友的追捧，几天不上传书事，就有书友电话或信息催促，身不由己，无法停笔。即使外出，在飞机上，在宾馆里，甚至在医院的病床上，亦未敢间断，一日间隔，便觉愧对关注我的各地师友。一年下来，得字十几万余。内蒙古的冯传友、湖南的萧金鉴等人从网上下载下来，装订成册，令我大为感动。许多书友都建议结集出版，促成了《秋缘斋书事》的付梓，并分别请了黄裳、流沙河、谷林、来新夏、文洁若和李济生几位

老先生题签。书话家龚明德说：“给《秋缘斋书事》做一个详尽的人名索引，会发现这一年的阿滢所经所历的‘书事’是‘国家级别’的交往——他录及的书人几乎全是当今在中国有品位的书界活跃着的书人，他录及的书事也几乎全是当今中国有品位的书界生动着的书事。”

《秋缘斋书事》收录了2005年的书事，记录了我与各地作家、藏书家、书友的友谊，汇集出版一方面是为了回报关爱我的师友，另一方面也记录了中国藏书界的一些趣闻轶事，有些颇具史料价值。之后，每年一册。《秋缘斋书事》出版后，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书评。有许多爱书人开始效仿，写起了日记体书话。《秋缘斋书事》是我读书、写作之余的副产品，并为创作书话提供了原始资料。从第三编开始，安徽一家网上书店包销，销售情况很好。《秋缘斋书事》系列现在已写到十编，只要读者喜欢，还会继续写下去。

我在台湾地区连续出版了四本书，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2009年，我的一部书稿《九月书窗》在几家出版社游走，有些出版社都已谈好版税，最终还是因担心市场问题，而被搁浅。这是一部书话集，也是人们常说的“小众读物”。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书人书事”钩沉往事，记述了梁实秋、邵洵美、林语堂等20世纪20～30年代作家的逸闻趣事，以及我与谷林、文洁若、姜德明、苗得雨、张炜、王稼句等师友的交往；“书林

漫步”记录了我在书海畅游中的所感所悟；“书香人生”则是我近年来的淘书、读书生活实录。后来浙江一位作家把该书介绍给我国台湾出版家蔡登山先生，蔡先生看过书稿后马上拍板，被列入“认识大陆作家”系列，于2009年12月在台湾地区出版。《寻找精神家园》是我在中国台湾出版的第二本书，2010年1月出版，该书曾出版过，也是一部以书为主线的作品集。第三本《放牧心灵》于2010年7月出版，有三部分内容：“履痕处处”，是外出行旅实录。去扬州访问朱自清故居，到连云港看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在齐国故都淄博参加全国书虫雅集，到兴化拜谒郑板桥和施耐庵，去杭州、宁波、慈溪、上海、周庄访友探幽。“人生驿站”，有童年的情趣，有身处时代变革之际的中学生活记忆，有家在漂泊的无奈，也有坐拥书城的喜悦，是人生中的精神苦旅。“生活空间”，是我与马旷源、龚明德、董宁文、王国华等师友的心灵对话。第四本《秋缘斋随笔》，2011年7月出版。《秋缘斋随笔》收录了我2010年所写的散文随笔四十七篇，全书分“文化行旅”“书人书事”和“斋中品茗”三部分。这些文字是由实际行旅与精神行旅组成的文化行旅笔记。除了少数在书斋完成，大部分写于旅途。我是怀着感恩之心来整理这部书稿的，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增加台湾地区读者对海峡另一边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对于探寻海峡另一边文化的现状及各地的

风土民情有所帮助。

从网上查到，现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许多大学、中学图书馆都有我的书。我还收到了一些当地读者的来信，求购我的其他作品。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编辑约我写一篇文章，介绍我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出书情况，为此，我专门采访了蔡登山先生。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去选择畅销书出版，而专门出版人文类著作？”蔡先生说：“这些书虽不是畅销的作品，但我觉得是相当扎实的作品，假以时日有些是可畅销的。有些是会亏本的，但它有一定的史料或文化意义，我们评估后，认为有其出版价值，那宁可亏本，我们也要出版。畅销书目前已有太多出版社一窝蜂在抢，我们没必要去争取，因为站在文化保存的观点上，意义也不大。”

我的几部书出版后，各地师友撰写了百余篇书评文章，在各地报刊发表。2011年7月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汇编出版了《书香阿滢》一书，由于师友们的偏爱，文章多有溢美之言。天津作家罗文华先生说：“阿滢兄笔下的书事，虽然广取博收，包罗宏富，但绝不是浮光掠影，泛泛而谈。细心品读，我们会发现，其字里行间蕴含着甚多可供反复咀嚼的人生滋味，使读者在爽心悦目之余，精神得以砥砺，境界得以升华。这样的文字，有精思，有真义，有深情，有生趣，不名一格，莫可端

倪。”近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这样评价：“阿滢对书的兴致之高，用情之深，很出乎我的意料，尽管我自己也算对书浸淫日久，情有独钟。”

甚至有人在文章中说“无阿滢，不书话”，“不知秋缘斋，枉作读书人”，等等。当然，这都是一些玩笑话，不能当真。

书话家姜德明先生曾说，他在家时写书话，外出时写游记。我现在也基本在效法姜先生的做法。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近年来我与各地师友交流不断，与萧乾的夫人文洁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巴金的弟弟李济生、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还有袁鹰、牛汉、姜德明、陈梦熊、来新夏、黄裳、苗得雨、李心田等老作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令我心痛的是如今一些老人已经故去，但他们对我的情谊，他们的文章永远存在。

与各地师友除了网上交流，相互寄赠书刊外，还有许多面对面的交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会议和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每年都轮流在各地召开，在会上可做直接交流；再是走出去，我每年都要安排时间到各地访友、访书、访名胜。

一次，在郑州，我与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南京

大学教授徐雁聊天时，他说，他要趁年轻，在50岁前多跑一些地方。他的想法与我又是不谋而合。我一直向往四处游历、访友探胜的生活。趁着身体允许，一定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作家张炜说，“切不可关在书斋里，要走了再走，看了再看。”我们现在生活的圈子太小，生活也太安逸。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样的生活就是在浪费生命，人无法延长自己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去拓展生命的宽度和厚度。20世纪20～30年代作家们的那种自由让人羡慕，他们可以自由地写作，可以随意选择工作生活的城市，这种生活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默守在一个城市的角落里，视线就会越来越短浅，直至被自己所遗忘。

这些年我先后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太原、西安、郑州、海口、湖州、嘉兴、温州、宁波、南京、扬州、苏州、连云港、包头、秦皇岛等几十个城市。每到一地，必去拜访朋友书房、图书市场淘书、游览名胜古迹。北京姜德明、海口伍立杨、上海袁继宏、西安李高信、郑州赵长海、南京徐雁、苏州王稼句、包头冯传友、桐乡吴浩然、慈溪励双杰等全国著名藏书家的书房，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我还参观了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常熟铁琴铜剑楼、聊城海源阁、承德文津阁等清代著名藏书楼……拜谒了翁同龢故居、张静江故居、傅斯年纪念

馆、朱自清故居、老舍故居、李叔同故居、丰子恺故居……游览了南浔古镇、沙家浜、世博会、平遥古城、秦始皇兵马俑、龙门石窟、少林寺、清明上河园、南京总统府、天津古文化街等文化名胜……每次外出都有沉甸甸的收获。要感谢各地师友们的邀请和盛情接待，促使我完成了一次次的文化之旅。

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到一个地方旅游，即使是走马观花地看一下，也比从书本上看到的感受要深刻。每次外出归来，除了带回一包包的书，还会收获丰厚的文字。我的旅游散文，不单纯地去描述各地景色，其中有文化、有思想、有交流、有感受，属于文化旅游散文，已结集为《带上书旅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师友也利用各种机会来山东，到秋缘斋做客。北京刘德水，河南刘学文，江苏张勇、姜晓铭，吉林王国华，湖南吴昕孺，云南马旷源，成都朱晓剑……都为秋缘斋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秋缘斋博客点击率不断增加

现代生活离不开网络，2005年7月，在朋友指点下，我在敏思博客社区注册了博客。选择在“敏思”安家还有一个原因，一般网站的博客，都是日志型页面，

比较适合写日记用。当时，每天忙于编务，无法坚持每天要上传日记或作品。而敏思博客的首页就像一本杂志，有栏目，有题目，只要点一下题目，就可以打开文章进行阅读。我把自己的新家取名“书林漫步”，分别开设了人生履痕、秋声夜话、书林漫步、书人书事、弁言跋语、书香人生、秋缘斋书事、秋缘斋笔记、理性的折光等栏目。

开博一年后，敏思博客社区因财政困难，停止系统运行。2006年7月20日，我的博客移居天涯社区，用我的斋名“秋缘斋”作为博客名字，博客里除了自己所写的文章外，还有许多与师友们交流的动态文字。秋缘斋不断收到各地师友寄赠的书刊，每天及时把受赠图书或杂志书影及解说文字上传到博客，以便告知寄赠书刊的师友书已妥收，同时让书友们分享我的快乐，还可以为赠书的师友做一下宣传。博客还设立了一个“读书报刊目录”栏目，各地的读书报刊在出版前就把目录发来，秋缘斋在第一时间发布出去；“文化资讯”栏目及时报道各地文化动态，因而也具备了电子传媒的时效性。

天涯社区人气旺，每天都有大批的访客，几年时间，我博客访问量已近五百万。娱乐类博客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的点击量根本不算什么，但一个纯粹的读书博客，没想到能有这么高的点击率。秋缘斋博客引起了媒

体的关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副刊主编看了秋缘斋博客后,向我约稿。《中国新闻出版报》《天津日报》《新京报》等报刊不时从我博客选发文章。秋缘斋博客在读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8年,上海巴金研究会的周立民博士给我寄来了张炜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日文版精装本,这是秋缘斋所藏的第一部张炜外文版著作。收到书的当晚,我撰写了《日文版〈九月寓言〉入藏记》,发表在《扬子晚报》上。后来,我与该书的日译者坂井洋史教授的一位朋友谈起这事时,她说,在日本的坂井洋史教授已从我博客看到了这篇文章,由此说明博客传播力之大。

秋缘斋有时还承担着作家们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次,湖州作家张建智发来邮件说他的一篇文章收入了某作家主编的一本书中,没有收到样书,与主编也联系不上,从网上搜索得知我与该主编相识,让我从中联系。我给他们接上头后,和张建智也成为好友。与张建智兄因他通过我来找人而相识,后来,也有人通过我来找他了。2008年5月份,团结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说,想出版《张静江传》,现在市面上有两个版本的《张静江传》,其中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建智写的《张静江传》较好,但没有张建智的联系方式,通过我的博客知道张建智是我的朋友,找到了我,我马上通知建智兄,并很快签订了出版合同。几个月后,《蒋介石“导师”:张静江

传》出版了。

作家谷雨在《网上秋缘斋》一文中写道：“别人的博客，是博主一个人一本书的话，阿滢的博客则是图书馆。他的博客涵盖了他自己的著作《书缘》《秋缘斋书事》《寻找精神家园》《九月书窗》《放牧心灵》等，而博客的点击率又是他的著作的印数所无法达到的，他的博客读者远远大于他的著作读者，有时候他博客一天的点击量就逾五千人。还有，他的博客链接着一百多个作家学者的读书博客，像是一个读书博客的大集锦，又像是一本特大的杂志，读书的杂志，且日日更新，每天都有新意。阿滢介绍书友馈赠的信息类文字，也是令人钦佩的，每有外地书友赠书，他都是费时费力，认真地看，仔细地介绍，力求说清楚赠书的最大看点。按他的话说，这样做对朋友是一种宣传，对自己是一种还债，对营造书香社会也是一份贡献。名人、学者、作家、图书、美文纷纷涌现秋缘斋，这无疑督促着秋缘斋的图书馆职能蓬勃发展。”

安徽学者李文蕾的《活跃在网络书香中的书话随笔类博客》一文，介绍了五个读书类博客，其中有全国知名的藏书家、作家、学者龚明德、胡洪侠、周维强、徐雁的博客，我的“秋缘斋”博客亦忝列其中。她写到秋缘斋时说：“充满生趣的《秋缘斋书事》是爱书人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展现了一位值得尊敬的爱书家的思想